

清代筆記叢刊
歸田瑣記

梁章鉅著

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下

歸田瑣記卷五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鼈拜

山中故人往來。每喜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為布庫之戲。余謂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撩脚。選十餘歲健童。徒手相搏。而專賭脚力勝敗。以仆地為定。康熙初。用此收鼈拜。故至今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或問鼈拜為何人。曰。國初勳舊。無不知有鼈拜者。迨後罪狀昭著。而列聖猶曲加軫念。疊沛恩施。恭讀乾隆四十五年諭曰。朕恭閱實錄。見鼈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內大臣蘇克薩哈等。為輔政大臣。並加太師。是時皇祖冲齡踐祚。鼈拜受事。以後即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薩爾弼等。以擅乘御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鼈拜姻婭。亦以論事齟齬。積而成讎。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鼈拜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詔遣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與直隸

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換。釐拜即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建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為睿親王私黨。令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即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四大罪。應予磔死。皇祖鑿其誣。堅不允所請。釐拜攘臂強奏累日。竟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奏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竊釐拜馬者。即捕斬之。並殺御馬羣特長。皇祖以釐拜黨權不法。怙惡弗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為。文武百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凶惡。毀棄國典。特降諭旨。嚴拿勘審。並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正法。皇祖念其効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摩佛。一並拘禁。迨伊死後。仍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釐拜祭葬。復一等公。世襲罔替。是釐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為國宣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況以輔臣躬承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謹慎。不可稍涉縱恣。乃釐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散法。邀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枚舉。若非聖祖英明剛斷。立予拿究。

漸將跋扈難馴。政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至釀成大
事。皇祖不即加誅。僅予褫奪。仍給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皇考復選公爵時。因
念鼇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尚可用。是以仍予施恩。蓋于鼇拜擅權縱恣。固所熟
聞。至其不法。欺蹟如實錄所載。纍纍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
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鼇拜一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之秉鈞執政者。
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現襲鼇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
過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即行停襲公爵。仍照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
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勲之意矣。謹按康熙之元。上甫八齡。鼇拜
正當國恃其勞績。肆行無忌。上早洞悉其奸。在內日。選小內監。令之習布庫。以為
戲。鼇拜或入奏事。並不之避。且以朝廷弱而好弄。心益恬然。無所顧忌。一日入內。
忽為習布庫者所擒。十數小兒立執鼇拜。付外廷。遂伏誅。以勢縱熏灼之權奸。乃執
於十數小兒之手。如此除之行。所無事。非神武天授。其孰能與于斯。

噶禮

舊聞吾閩趙二令大史。晉典試江南。以關節破案。實與總督噶禮朋比為奸。又蘇撫

張清恪公伯行。因此事與噶禮互揭罪。幾不測。惜未詳其顛末。後詢之史館諸公。始

筆記之云。噶禮由廕生。歷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

至克魯倫河。噶禮隨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第一起兵糧。叙功。升盛京戶部理事

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撫。噶禮曾以霍州牧李紹祖保題潞安守。及紹祖使酒自刎。

匿不以奏。吏議革噶禮職。奉旨留任。御史劉若鼐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

計贓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為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壑。下噶禮回奏。得辯釋。

平遙民郭明奇等。以噶禮縱庇貪婪。知縣王綬赴巡城御史呈控事。聞且列欵入

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帑外。入己銀共四十餘萬

兩。一捐修祠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己。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

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餽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亢時

鼎梁涓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連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一隱匿

平定州電傷不報。請究贓治罪。又下噶禮回奏。亦以無左證。獲免。旋內遷戶部左侍

郎。復外擢江南江西總督。歷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

督糧道賈朴。知府陳鵬年等。及張清恪公撫江蘇。以事蹟忤噶禮。至是公發辛卯科

場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檢舉知縣王曰俞方名所薦之吳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尚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審。張與噶互相疏劾。上復命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查審覆奏。噶禮免議。張伯行革職贖徒。上切責張鵬翮等掩飾和解。瞻徇定擬。遣尚書穆和倫前往覆讞。仍如所擬定議。得旨。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為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之諭旨。現在此所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復。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又曾參中將軍副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朕于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為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能皆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二人並任封疆。互相訐參。有玷大臣之職。均應革任。上命張伯行留任。噶禮革職。於是天下快之。未幾。噶禮之母叩閤。稱噶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為己子。縱令糾眾毀屋。噶禮攜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詐凶

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鞫訊得實。擬將噶禮凌遲處死。妻論絞。色勒奇幹都並斬。幹泰發黑龍江家產入官。得旨。噶禮令自盡。妻亦從死。餘悉如部議。

隆科多

仁廟升遐之日。大臣承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憲廟恩遇極隆。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啟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謹按隆科多為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尚書。加太保。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禁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鈔。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為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

劾知縣關激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叙。邀結人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徇庇傅鼐。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姦黨之罪三。比暉。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鼐。法敏。將倉場所奏。浥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為袒護。其奏。姦黨之罪五。曲庇菩薩保。囑托佛格。免參。姦黨之罪六。任吏部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佟選。不法之罪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為姓應圖讖。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

五。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牢者庫。財產入官。疏入。邀 寬典。我 朝之恩禮故舊。仁至義盡。蓋史冊所未聞也。

年羹堯

隆科多因議年羹堯罪狀。徇庇不協。坐削去太保。革去尚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為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潘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 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 覲。賜雙眼花翎。四圍補服。黃帶紫纓。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

叙功。次子富給男爵。時四川巡撫蔡珽被羹堯劾入京得召見。因陳羹堯貪殘諸款。又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可大用。期恒入覲。以奏對荒謬革職。時劾羹堯者紛起。諭曰：年羹堯曾妄舉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番民致驚惶滋事。反以降番復叛。巧飾具奏。又青海蒙古饑饉。匿不上聞。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自恃己功。故為怠玩。或誅戮太過。致此昏瞶。豈可仍居總督之任。念其尚能操演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嗣山西巡撫劾羹堯私佔鹽窩。擅用正課。西安巡撫亦劾羹堯藉口捕治鹽梟。率兵夜圍邵陽民堡。致死多人。並下部議罪。羹堯行至儀徵。逗留不前。回奏又多狡飾。部臣請逮問。又合詞奏羹堯罪狀疊疊。請正典刑。並議盡革世職。得旨：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旋據各省次第舉發。復奏請速加誅戮。章下所司。時已逮羹堯來京。嚴鞫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言：羹堯罪蹟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一奏繳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倣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為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邵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

餘奉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即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寧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會府。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鷲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圍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均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取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為妾。一以待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

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旨逗留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眾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郃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旨飭駁仍不即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均勒清苑令陸家接受前任王久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尚書綽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字支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參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為巡撫屈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郃陽鹽梟案內故勘良民無辜馮猪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濟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一義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寶榮銀兩。一收

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寧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葛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灃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府樂廷芳賄。奏隨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為己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尚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軍需入己。一冒銷西寧軍需入己。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夔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己。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己。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赴西寧。冒銷運費入己。一寧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寧養馬銀。並收入己。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己。一抄沒塔兒寺礪砂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己。二侵用紀連詔等。捐解銀入己。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共計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為奴。奏上。恩予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

發極邊其父遐齡。兄廣東巡撫希堯革職免罪。于是就獄中傳諭堯堯曰。歷觀史

書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幾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為國。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忍為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備兵。又命于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加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爾令阿刺納之兵。由噶斯前進。涉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害阿刺納乎。又如爾令富寧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為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寧安乎。又私調岳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為兒戲。藉快私忿。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于不應造城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兵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尚未令入于廷讞。即就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為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

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雍正五年。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堯子俱赦回京。

訥親

乾隆之初。諸城劉文正公甫任總憲。即疏劾訥親職掌太多。任事過銳。乞加裁抑。時訥親方為吏部尚書。軍機大臣上行走。奉命查閱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游陞揆席。恩遇之厚。甲於朝班。因金川之役。張廣泗久無成功。命馳往經畧軍務。卒至債事。恭讀乾隆十三年諭云。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念。訥親身為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于軍機奏到。隨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傅恆即曾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派往。傅恆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為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為己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碣與賊共險。不思以

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礪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衆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奏稱軍士夤夜向礪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即各鳥獸散。將領不復相顧。觀此情形。是衆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軍務。債事至此。尚何事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概不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即置軍務於度外。託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畧無方。輒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為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於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為嗣續計。向來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傅恆必自請督師。朕亦